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會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

明 張溥 輯

傅咸集

賦

申懷賦

有序

余自咸寧謬為衆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而意常惘然作申懷賦

何天施之弘普廁瓦礫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  
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芳芳  
並發我穢其馨德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顧影慙  
形雖自百於殞越懼恩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  
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耽榮而忘  
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  
皇恩之彌崇授大縣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  
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寔深雍可南面千載晞心微微小

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任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  
盡烏鳥之至情竭歡敬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  
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永收迹於蓬廬

感別賦

有序

友人魯庶叔雅量弘濟思心遼遠余自少與之相長情相  
親愛有如同生其後選太子洗馬俄而謬蒙朝私猥忝  
斯職雖懼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  
有若此周旋三載魯生遷尚書郎雖別不遠而情甚悵

恨退作茲賦云爾

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朋友之攸攝慕管鮑  
之遐蹤退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  
意未寫而情親誓雅好之韶亂分綢繆而日新蘭蕙含  
芬有時而馨龍驥跕足有時而征乾道變化時惟大明  
羲羲睦友載揚厥聲降聖宰之旌招曜羽儀之上京贊  
唐虞之嘉運超飛躍乎太清佩銀璜於帝側拖紫艾於  
天庭瞻宸極之眇眇喜吾子之寵榮無荆玉之夜觀猥

齊景於夜光敢有覩於斯舉欣與子而並翔天啟其願  
自忝頻繁幼則同遊長則同班同心厥職其臭如蘭庶  
績未凝聖朝疇咨顯佐納言先綜萬機出順景而為偶  
入闇然而無依步虛宇以低迴想宴笑之餘暉意躋綿  
而彌結淚雨面而霑衣

明意賦

有序

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

舍控欵以彌載令棲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

而無柔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敷腎腸以為効  
兮豈文飾之足脩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  
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吉人  
兮是由材曲兮枉橈朽木兮難抽

小語賦

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  
者處上位景差曰公蔑之子形難為象晨登蟻垤薄暮  
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

攀蚊鬚附蚋翼我自謂重復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  
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薜足以為櫂舫粒糠而為舟  
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  
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  
何時達乎杪頭

喜雨賦有序

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共燃百姓以堯有  
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

慮分使祈禱徧于羣望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蒞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祝融熾景羲和警轡亢陽火憤野無生類悠悠億兆同茲慘悴伊我皇之仁德兮配燾育於二儀屢刻躬而勤政兮廣請禱於靈祗孰謂天高其聽不遼孰謂神遠厥應孔昭絜齋致虔於茲三朝陰鬱怫而騰起陽菴蒙而自消飛廉扇谷風之翼翼靈嶽興慶雲之颺颺遂乃重陰四會溟邈無垠方中降雨亘夜迄今生我百穀粒我

蒸民昔洪水滔天於唐堯之朝亢旱為災於殷湯之世  
下民其咨莫能俾乂歷稔九七僅免斯害猶以疇咨為  
美譚躬禱為勦伐

患雨賦

夫何遠寓之多懷患淫雨之有經自流火以迄今歷九  
旬而無寧庶太清之垂曜覩日月之光明雲乍披而旋  
合雷暫輒而復零將收雷之要月棄嘉穀於已成前渴  
焉而不降後患之而弗晴惟二儀之神化奚水旱之有

并湯亢陽於七載兮堯洪汎乎九齡天道且猶若茲況  
人事之不平

感涼賦

有序

盛夏困于炎熱熱甚不過旬日而復自涼以時之涼命  
親爻曲會作賦云爾

踐朱明之中月暑鬱隆以肇興赫融融以彌熾乃沸海  
而焦陵獸竄伏於幽林兮鳥垂翼而弗升汗珠隕於玉  
體兮粉附身而沾凝於是景雲晨敷曜靈潛光陰氣聿

升飢風載揚忽輕簾於坐隅兮思暖服於蘭房

神泉賦有序

余所居庭前有湧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溫溫則水物冬生冷則冰可以過每夏遊之不知歲之有暑耳

惟茲神泉厥理難原在冬則溫既夏而寒混混洋洋載清載瀾遂乃壇以文石樹之柳杞密葉雲覆重蔭蔽沚氣泠泠以含涼風肅肅而恒起于時朱明紀運旭日馳光鬱鬱隆暑赫赫太陽盥玉體於素波身淒焉而自清

不知天時之有暑忽謂繁霜之隕庭逮至旻秋既逝司  
寒騁節六合蕭條嚴霜凜冽河洛輶流太陰凝結彼澑  
澑而含凍此灼灼而含熱綠竹猗猗荇藻青青是託斯  
茂是殖斯榮

登芒賦

有序

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  
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

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大夫

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遘夏而逢罹興瓜瓞之綿綿  
飛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克昌永保祚於螽斯溫無妄  
之為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屬於元妃  
蘭房閭其無主衆孤斃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  
於九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卞和畫像賦

有序

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定見其涕血殘刑之形  
情以悽然至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

刖以相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辭曰

惟年命之道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覩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濺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殘軀以證璧

玉賦

有序

易稱乾為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

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為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為石獨見知於卞子曠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為有國之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已知

已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刖趾

鏡賦

順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  
而是營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靈清邈明水景若  
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  
詳同寶錄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義義后妃  
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姱

以相暉若乃雲髻亂於首頰黛渝於色設有乏於斯器  
兮孰厥貌之能飾與暗瞽而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  
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內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  
則祇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鑒則以此而洗心睹目觀  
之有瑕則稽訓於儒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  
之有淫

扇賦

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

於斯今熱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隕以外流  
氣鬱結而內沈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啟衿怨微颺  
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再弱手纔動而懨心  
心取懨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是  
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  
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  
商秋日淒淒白露為霜體歛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溫房  
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

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一方

羽扇賦 有序

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况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剖箋於毫縷體荏苒以輕弱侔縞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為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

南箕下等美於蓮蒲

北堂書抄傳咸羽扇賦云熾九日之隆赫然高燎于扶桑熙天而

灼地沸巨海而成湯

### 狗脊扇賦

蓋卑以自居君子之經孤寡不穀王侯修名尚不媿狗脊之為號亦焉顧九華之妙形

### 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結繩兮又造紙以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唯

變而是適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  
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為已新攬之則舒舍之  
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若乃六親乖方離羣索居鱗  
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相風賦有序

相風之賦蓋以富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以太史  
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賓樹一竹於  
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挿以雞毛予以占事知來與彼無

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也  
翟翟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脩且貞挿羽其首丹  
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汙卮賦

有序

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  
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  
玷乎

有金商之瑋寶稟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

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  
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匝之不若

櫛賦有序

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  
才賦曰

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為耻雖日用而匪  
懈不告勞而自己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燭賦有序

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飲以忘愁顧帷燭之自焚以致用亦有殺身以成仁矣賦曰

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冥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是月虧於望時邁靡停晝不于常背三接之昭昭即旋開之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燃燭於閒房揚丹輝之煥熾熾朱焰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

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愔愔遂命樽而設觴爾乃延  
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滿行盈樂飲  
今夕寔慰我情

桑樹賦有序

世祖昔為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  
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為便坐賦曰

伊茲樹之僥倖蒙生生之渥惠降皇躬以斯植遂弘茂  
於聖世厥茂伊何其大連尋修柯遠揚洪條梢樛布繁

枝之沃若播密葉以垂陰蔭華寓而作涼清隆暑之難任以厥樹之巨偉登九日於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抱於毫芒猶帝道之將升亦累德以彌光湯躬禱於斯林用獲雨而興商惟皇晉之基命爰於斯而發祥從皇儲於斯館物無改於平生心惻切以興思思有感於聖明步彷徨以周覽庶髣髴於儀形

梧桐賦

美詩人之攸貴兮覽梧桐乎朝陽蔚葦葦以萋萋兮鬱

株列而成行夾二門以駢羅作館寓之秉章

欵冬花賦有序

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時仲冬之月也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欵冬煒然始敷賦曰

惟茲奇卉欵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淳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逮皆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

又

華艷春暉既麗且殊以堅冰為膏壤吸霜雪以自濡非天然之真貴曷能彌寒暑而不渝

舜華賦

有序

佳其日新之美故種之前庭而為之賦

覽中唐之奇樹稟冲粹之至精應青春而敷蘖逮朱夏而誕英布夭夭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朝陽照灼以舒暉逸藻采粲

而光明罄天壤而莫儻何萎華之足營

芸香賦序附後

攜昵友以逍遙兮覽偉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覆兮超  
託軀於朱庭俯引澤于丹壤兮仰汲潤乎泰清繁茲綠  
蕙茂此翠莖葉斐蕡以纖折兮枝婀娜以迴繁象春松  
之含曜兮鬱芬蔚以葱青

鳳賦

有序

鷁鷁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

害也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鷦鷯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辭曰

仰天文以彌觀兮覽神象乎太清伊儀鳳之誕育兮稟朱行之淳精故能體該衆妙德備五靈穢維塵之紛濁兮患俗網之易嬰心眇眇其悠遠兮意飄飄以遐征翔寥廓以輕舉兮凌清霄而絕形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道既和且平感聖化而來儀兮讚簫韶於九

成隨時宜以行藏兮諒出處之有經豈以美而賈害兮  
固以德而見榮曠千載而莫覩兮忽翻爾而來庭應龍  
至兮庶有感於斯誠而君子之是忽兮賦微物以申情  
雖綺靡之可翫兮悲志大之所營敢砥鈍於未蹤兮則  
瓦礫於瑤瓊

鸚鵡賦

有金商之奇鳥處壠坻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以慧  
而入籠披丹脣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眇明眸以承顏

側聰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和密畧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探幽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燕賦有序

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  
背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  
出處惡焚巢之凶醜患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羣非

斯人而誰與惟里仁之為美託君子之堂寓逮來春而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班鳩賦有序

庭楸蔚然成林間居無為有時遊之顧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以馴擾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殆如有戀聊為之賦

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寓爾乃飲以神泉

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  
之頽頽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  
紛憎逝而高翔

螢火賦

有序

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照  
而為之賦其辭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遙遙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兮憂  
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

之悠懷兮覽熠耀于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  
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  
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  
諒有似於賢臣兮於疎外而盡誠蓋物小而喻大兮固  
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爾熾兮庶有表乎潔貞

黏蟬賦有序

櫻桃為樹則多陰為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事之前時  
以盛暑逍遙其下有蟬鳴焉仰而見之聊命黏取以弄

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藜住之莫知匪爾命之遵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茲覽以自規

鳴蜩賦

有嚙嚙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

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頽曷時逝之是感兮  
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  
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惟忠讜之是與  
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叩頭蟲賦

序附後

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  
雌者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慴來亦有由仲尼唯  
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

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  
讐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  
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  
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  
省恒跕踴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青蠅賦

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  
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

恒懷姐以自盈穢美玉之鮮潔蠹嘉肴之芳馨滿堂室  
之薨薨孰閨宇之得情

蜉蝣賦序附後

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脩不  
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  
何必江湖而是遊

芸香賦序

先君作芸香賦詞美高麗有覩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

余為序

叩頭蟲賦序

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教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不祥故莫之害也

蜉蝣賦序

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暮死而能脩其翼可以有興  
遂賦之

疏

應詔陳言疏

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幾勞心日昃  
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  
開元以暨於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  
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  
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  
姓饑餓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恧敢不自竭以對天問  
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

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表

駁改社表

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  
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

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藉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大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

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  
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  
復以大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大社天子為人而  
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夫  
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大社若夫置社其數  
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  
之社既已不稱大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  
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

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大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誥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

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况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繙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壇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 重論立社表

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大社不立  
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

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  
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  
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  
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大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  
論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  
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

兼司隸表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闋陛下過意授  
非所堪披露丹款韙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  
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覲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  
事之日私心自誓墮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  
勅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  
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  
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

祿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  
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

左丞表

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閭劣猥忝斯  
任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理李舍表

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舍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  
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

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舍寒門  
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舍為掾每語臣曰李  
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  
皆所目見也今以舍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  
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  
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吉於上欲  
令藩國服於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  
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

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  
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  
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  
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  
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  
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  
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  
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

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助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閭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閭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耶且前以舍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舍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舍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跋舍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勅府符陷舍於惡若謂臺府為

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舍是貶舍之困躉尚足  
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舍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  
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  
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  
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舍之固讓乃在王  
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為  
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舍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  
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舍品臣

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

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

李舍為秦國郎中令司徒選舍領始平中正秦王東

薨舍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奏舍不應除喪咸上表理之

又

臣以為國之大制不可而偏秦國郎中令李舍承尚書之勅奉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龐騰無所據仗貶舍品三等謂此未值漢魏以來施行之制具以表聞未嘗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以秦王無後前又有詔以此

謂舍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于天朝就秦王  
有嗣子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  
聞知而尚書下勅葬訖舍自應攝職不應差代尋舉為  
臺郎又司徒摘罰訪問催含攝職如此臺府亦皆謂舍  
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含釋服亦無餘  
疑至於舍除便獨為罪竊謂有負于情臣之在事小大  
欲盡使在優崇况國之大制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  
敷寫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詰猶百慮當一得也

涼州表

涼州民先辦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奏

請貶苟愷奏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

劾夏侯承奏

少府夏侯承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以家計令工匠  
竊盜官物附益于私所營唯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  
以為訓

劾夏侯駿事

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間築籬障二十丈推  
問是少府夏侯駿所作請免駿官

劾王戎奏

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

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  
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  
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

劾王戎等奏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  
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  
等官

特進執璧奏

公品第一執珪坐侍臣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侍臣之下以有舊制今啟特進宜執璧繼公

奏事

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

又

司隸中丞得糺大子而不得糺尚書臣所未璧朝廷無亦易之

上書

禁奢上書

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堅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

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陳選舉上書

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内外之任内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内是隆外舉既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

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内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

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  
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  
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是  
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明司隸職掌上書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  
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  
如今之文行馬之内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

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脩鬪訟  
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  
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  
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内外衆官謂之  
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  
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  
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  
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

無内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間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為在行馬之內耶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

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  
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為司隸苟愷所奏  
先帝不以為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  
有罪乎

牋

與汝南王牋

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  
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

郎一大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

教

司隸教

司隸校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又

聞南方有蜀嫗作茶粥賣之廉事歐其器具使無為賣餅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獨何哉

又

屠牛酤酒鑿錢作錫皆有損害

草

相諭草

黃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與自頃多廢輒皆移病前門  
自今以後尚書鋪上不撓急撓音烏引也又音枯

書

與太傅楊駿書

咸為尚書左丞惠帝即位駿輔政咸言於駿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  
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也逮至漢文  
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  
雖大孝蒸蒸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幾之  
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  
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顥  
顥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啟人心既已若此

而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惶欵言豈在多

與汝南王亮書

亮輔政為太宰欲取悅衆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十八十一人咸為御史中丞致書

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  
猶不免疑况臣既不聖主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  
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  
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  
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蓋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  
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  
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羣下所宜  
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蓋李邵公餘侯伯子

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計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冀若坐觀得失有居

正之事宜也

殿中郎孟觀李肇構楊太后父駿于賈后廢駿而東安公繇率衆討駿進封東

王安

又諫汝南王書

咸復以亮輔政  
專權又諫之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顧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

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大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犬遂至巨聽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歛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願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

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恕

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  
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  
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患免欲以亢厲為  
聲故致忿耳安有慄惶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又答楊濟書

違距上命稽停招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貶黜退

用戰慄何復以杖重為劇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  
瘡可數致也

答李斌書

吾作左丞未幾而已吾為京兆雖心知此為不合然是  
家鄉親里自願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不吾答鶻  
鵠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為不去

尺牘

答曹志

英氣泉涌逸藻波騰

頌

皇太子釋奠頌

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靡事不恭企茲良晨卜近于中乃修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疇聖功亹亹皇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祗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侁侁胄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箴

御史中丞箴

百官之箴以箴王闢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  
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  
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

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之綱秉  
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  
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

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  
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  
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  
厥力怨及朋友無慙于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恧是用作  
箴惟以自勑

銘

犀鈎銘 有序

世稱駭雞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

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鉤見遺者乃為之銘

獸曰元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林薰五肉闕或有神表  
露以角含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杖銘

嘉茲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

燭銘

煌煌丹燭焰飛光取則景龍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

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扇銘

武都太守房仲發遺扇無以報為銘以識之云  
行藏惟時孔顏齊軌

碑銘

中郎將曹府君碑銘

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

誄

襄邑侯誄

言研其幾文艷春蘭

詩

孝經詩二章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一作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詩二章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

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毛詩詩二章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  
猷是經

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遐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

何能淑讞人罔極有覲面目

周易詩

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周官詩

二章

惟王建國

一作極

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

初學作時文

易直

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

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脩乃職以

聽王命

左傳詩

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  
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已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為  
利啞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

與尚書同僚詩

非望之寵謬加于已猥授非據奄司萬里煌煌朱軒服  
驥駿駿駿晤晤初星肅肅臣僕暉光顯赫衆目所屬斯之

弗稱匪榮伊辱質弱尚父受任膺揚德非樊仲王命是  
將百城或違無能有匡一州之矜將弛其綱得意忘言  
言在意後夫惟神交可以長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與  
子偕老豈曰執手出司萬一百里牧彼朔濱服冕乘軒  
六轡既均威風先邁百城肅震

贈褚武良詩

爰暨于褚惟晉之禎肇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喉舌納  
言紫庭光贊帝道敷皇之明方任之重實在江揚乃授

旄鉞宣曜威靈悠悠遐邇東夏于征

贈崔伏二郎詩

英妙之選二生之授顥顥兩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允  
夷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人之好我贈我清詩示我  
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中義形於辭古人辭讌豈不爾  
思

答潘尼詩并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溫雅為博士余性

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  
敢聞而斐燦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訓報所  
謂盍各言志也

貽我妙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  
馥其馨寔由樊仲其德克明授此瓦礫廁彼瑤瓊貺非  
其喻聞寵若驚

答樂弘詩并序

安樂令樂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

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於府當換為護軍司馬賦詩見贈答之云爾

鉅平作宰是貴是欽弓旌仍招嘉命胥尋鸞鳳養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韶音鉅平遐逝厲志彌深肅肅京司清風裁邁乃延群彥龍集鳳會亦既斯降萬里有賴聲發響應好結傾蓋

贈建平太守李叔龍

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

子之授南荆注望心乎克副

贈何劭王濟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竝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繙繾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目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闡吾

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一離揚清暉携手  
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  
攸庶縕綆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  
餌何為守空城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君能無戀  
尸素當言歸歸身蓬草廬樂道以忘機進則無云補退  
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贈太尉司馬虞顯機

帝崇元淑妙選其屬命子是佐增袞之縕

失題

奕奕恒山作鎮冀方伊趙建國在岳之陽

失題

見初學  
露部

濬濬江海飛塵崇山岳過謬佐台輔安能任鼎餗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錫壽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六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七

明 張溥 輯

潘尼集

賦

東武館賦有序

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俄而遷居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心而無移易之志子且為我賦之

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厭里巷  
之囂塵慕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於爽壇  
乃投跡於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  
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滉漾夷泰  
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脉散芙蓉映  
諸靈芝蔽岸於是逍遙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彈娛志  
蕩心枯不空縱綸不苟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  
俎虞人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波泝流乍往乍旋

西道賦

異山河之岨阨倦闊谷之盤紂車低徊於潛軌馬俛傑  
於險塗狗肘還勾羊角互戾麁窟連投十數億計石子  
之澗坎塉之穴支體為之危竦形骸為之疲曳此亦行  
者之艱難羈旅之困敝若其名坂則羊腸美人成阜黃  
馬迴波激浪飛沙飄瓦馬則頓躡狼傍虺頽玄黃牛則  
體疲力竭損食喪膚蹙蹄穿領摩骭脫軀

又

道深地狹坂峭軌長輪輿顛覆人馬仆僵

懷退賦

伊疇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遡翔風  
以理翮冀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  
奄就羈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策嗟遊處  
之弗遇奚鬱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罹惟網罟之重深  
常屏氣以歛迹焉遊豫以娛心傳釋坂以亮殷望投竿  
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聃安志於柱史

由抗迹於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逡巡而造辭

武庫賦

若夫大刀寶劍曠世絕殊煉質於昆吾之竈定形於薛燭之鑪

釣賦

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跡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鉤厲鉅甘餌垂芬衆鯢

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鉤被執長繳纊紛輕竿翕  
熠雲往飈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警策蓋已獲其數十  
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  
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鯉名工習巧飛刀逞技  
電剖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鍔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  
夷之薑鹹酸調適齊和有方紅麪之飯糅以菰粱五味  
道洽餘氣芬芳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火賦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  
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形生  
於未兆聲發於無象盡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  
則莫見其迹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  
灝養故能博贍羣生資育萬類盛而不暴施而不費其  
變無方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  
羶腥酒醴烹飪于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  
羹酉醑旨酒釀醇烹龜煮鼈灼龜臚鱗若乃流金化石

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  
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劍解甲釋胄銷鎗為耒鑄戈  
為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廩及至焚野燎原一  
火赫曦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絕覽雲散電披遂及  
衝風激揚炎光奔逸玄煙四合雲蒸霧萃山林為之崩  
弛川澤為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紛綸紆轉倏忽  
橫厲蕭條長空野無子遺無隰不灰無垌不斃震響達  
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榛蕪既除九野謐清蕩枝瘁於

凜秋候來春而改生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  
遠鑒則日月之暉也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羣  
生則天地之惠也是以上聖人擬火以制禮鄭僑據猛  
以立政功用闢乎古今勲績著乎百姓

苦雨賦

氣觸石而結蒸兮雲膚合而仰浮雨紛射而下注兮潦  
波湧而橫流豈信宿之云多乃踰月而成霖瞻中唐之  
浩汗聽長雷之涔涔始濛漠而徐墜終滂沛而難禁悲

列星之匿景悼太陽之幽沈雲暫披而驟合雨乍息而  
亟零旦澁澁以達暮夜淋淋以極明龜鼈游於門闥蛙  
蝦嬉乎中庭懼二源之并合畏黔首之為魚處者含痺  
於窮巷行者歎息於長衢

琉璃椀賦

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  
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  
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以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閑風

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於是游西極望大蒙厯鍾山閱  
燭龍觀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  
玄儀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  
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  
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勵過瓊玉磨之不磷涅之  
不濁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內澈  
清醴瑤琰而外見

璹瑁椀賦

有璗瑁之奇寶亦同旅於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  
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於泥中隨陰陽以潛躍  
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  
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  
萬里踰嶺千億挺璞荒巒摛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爚  
絕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鏤采不  
假乎藻績豈翡翠之足儻胡犀象之能逮

扇賦

夫器有精粗用有疎密安衆以方為體五明以圓為質  
或託形於竹素或取固於膠漆方圓應於規矩制度由  
於繩墨始顯用於荒蠻終表奇於上國

石榴賦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是以屬文之士或  
叙而賦之蓋感時而騁思覩物而興辭余遷舊宇爰造  
新居前臨曠澤却背清渠實有斯樹植於堂隅華實並  
麗滋味亦殊可以樂志可以充虛朱芳赫奕紅萼參差

含英吐秀乍含乍披遙而望之煥若隋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出雲間湘涯二后漢川遊女攜類命疇逍遙避暑託斯樹以栖遲翫祥風而容與爾乃擢纖手兮舒皓腕羅袖靡兮流芳散披綠葉於脩條綴朱華兮弱幹豈金翠之足珍宴茲葩之可玩商秋授氣收華歛實千房同蒂十子如一縭紛磊落垂光耀質滋味浸液

馨香流溢

桑樹賦

從明儲以省膳憇便房以偃息觀茲樹之特偉感先皇  
之攸植蔚蕭林以四射邈洪墉而端直爾乃徘徊周覽  
俯仰逍遙俛晚靈根上眺脩條洞芳泉於九壤含溢露  
於清霄倚增城之飛觀拂綺窓之疏寮下迢遞以極望  
上扶疎而參差匪衆鳥之攸萃相皇鸞之羽儀理有微  
而至顯道有隱而應期豈皇晉之徵瑞兆先見而啟茲  
起尋抱於纖毫崇萬籟於始基

芙蓉賦

或擢莖以高立似彫輦之翠蓋或委波而布體擬連璧  
之攢會

鼈賦有序

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獻之者令侍臣  
賦之

翩銜釣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岸方盤跚  
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於塗中  
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

鼈乃負山而吞舟

朝菌賦序

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為舜華宣尼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建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殞不以其異乎何名之多也

頌

釋奠頌有序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

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於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於太學太傅在前少傳在後恂恂乎弘寶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掃壇為殿懸幕為宮夫子位於西序顏回侍於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

樽籩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  
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  
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  
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  
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  
辟卿士蕃王三事至於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  
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闔閭般  
辟俛仰可以激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

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  
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  
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蘓之惠然後知  
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於九有之  
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  
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睹盛美瀲瀢微猷沐浴芳  
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  
之形容光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徽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  
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  
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  
土後帝承式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宇宇宙篤生上嗣  
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閑茂留精儒術敷閱古訓遵  
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  
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闇闇抽演微  
言啟發道真探幽窮臘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

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  
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顏生好學無違曰皇  
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  
寮俊乂鱗萃耄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  
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  
冕耀庭紺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  
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萃萃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  
百觀國之禁學猶蒔苗化猶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

萬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摛藻絲匪玄黃水  
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  
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  
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  
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  
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克近侍猥躡風雲鸞龍  
是廁身藻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

後園頌

茫茫在昔悠悠結繩太僕未散玄化霑凝羲皇繼踵三  
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譴祐謙輔信乃眷  
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克惠澤旁  
潤神祇告詳四靈效質游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  
醴泉涌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我何以休乃  
延卿士從皇以游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  
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天  
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肄射後園

威儀既具弓矢斯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晏飲詔  
以詰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  
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  
終無或安逸在盈思冲

箴

乘輿箴有序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末

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  
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  
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  
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  
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  
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刲殺而不避故曰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  
乎夫脩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

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  
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  
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  
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  
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  
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  
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

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  
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  
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為王  
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  
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  
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闕之哉是以  
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  
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

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髡鬚崇軌譬猶丘坻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茫茫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啟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於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為無孰何欲何思

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謁謁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鑒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卒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筋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為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不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

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  
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僂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  
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  
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  
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  
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遂不脩政事而終於顛  
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不承天序放桀惟  
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

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  
之百粧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  
首乃新望由釣夫尹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  
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  
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渺不為累由夷  
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  
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  
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雋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

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論

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

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

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  
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讐  
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  
求利則託刎頸之懼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  
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駕蹇希奔放之迹鉛  
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噭毀  
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於上俗弊於下禍結  
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

則覆身滅祀其何故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  
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  
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  
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  
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  
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  
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  
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

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  
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  
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  
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  
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  
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  
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  
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

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  
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  
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辨  
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  
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  
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  
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洁  
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

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

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  
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  
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  
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  
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  
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  
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  
身矣

序

贈二李郎詩序

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都亭  
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厯職  
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儉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枕  
鳴琴以俟遠致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銘

戴侍中銘

雅論弘博逸藻波騰

碑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君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  
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知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  
矜泰履行則為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  
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  
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場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

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為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

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奇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夷侯其是

寧上天不患早世潛靈

給事黃門侍郎潘君碑

君遇孫秀之難閭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紀事

詩

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

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禾茂園芳草被疇於時我后以豫以遊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六章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渺五臣作鮮傳振鱗南  
海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玉以瑜潤隨以光融乃漸上京羽善作乃儀儲宮玩爾清  
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冲

崑山何有有瑶有珉及爾同僚具惟近臣予涉素秋子  
登青春愧無老成廁彼日新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

王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轡婉孌二宮徘徊殿闈醪澄莫饗孰慰饑渴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璵璠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答陸士衡

顧茲蓬蔚廁根蘭波膏澤雖均華不足披逮春不茂未秋先萎子濯鱗翼我挫羽儀願言難常載合載離昔遊

禁闈祇畏夕惕今放丘園縱心夷易口詠新詩目玩文  
跡予志耕圃爾勤王役慙無琬琰以訶尺璧

答傅咸詩并序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  
為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而長虞性直而行或  
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

悠悠羣吏非子不整嗷嗷衆議非子不靖忽荷畧紐握  
綱提領矯矯貞臣惟國之屏

皇太子集應令

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鄰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惟廊廟臣置酒宣猷庭擊鼓靈沼濱羽觴飛醺醺芳饌備奇珍巴渝二八奏妙舞鼓鐸振長袴一作袂

袂生迴飈曲裾揚輕塵

皇太子社

太簇協青陽履端發歲首孟月涉初旬吉日唯上酉我后邇天休設社祈遐考

三月三日洛水作

晷運無窮已時逝焉可追斗酒足為歡臨川胡獨悲暮  
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聊為三日遊方駕結龍旂廊廟  
多豪俊都邑有艷姿朱軒蔭蘭臯翠幙映洛渭臨天涯濯  
素手步水寧輕衣沈鈎出比目舉弋落雙飛羽觴乘波  
進素俎隨初學潘叔岳為逐流歸

贈河陽詩

潘叔岳為河陽令

處生化單父子奇泣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

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流聲  
馥秋蘭摛藻豔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贈侍御史王元貺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膏  
蘭孰為消濟治由賢能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蠖屈  
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協心毘曜世畢力讚康哉

贈長安令劉正伯

遊鸞憑太虛騰鱗託浮霄過蒙佳時會假翼陵扶搖波

憊克時乏及余再同僚並跡侍儲宮携手登皇朝劉侯  
撫西都邁績參豹喬德厚化必深政明姦自消萬尋由  
積簣千里一步超爾其騁逸軌遠塗固可要

贈隴西太守張正治

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羣靈感韶運理翮應翔風張  
生拔幽華蘋蘩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符撫西戎及子  
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可令終

贈榮陽太守吳子仲

大晉盛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垂  
覆豈他鄉迴光臨桑梓寮類感岐路黎庶思知恥老氏踰  
小鱗曹參寄獄士無謂敝邑陋覆簣由茲起

答楊士安

逝將辭儲官栖遲集南畿不悞百里賤徒惜年志衰躡  
躇顧城闕怨戀慕端闡俊德貽妙詩敷藻發清徽媿彼  
褒崇過感此岐路悲

送盧景宣

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知  
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淚隨襟頰九重  
不常鍵閨闥有時開愧無貯衣獻貽言取諸懷

迎大駕

南山巒岑峯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繁被廣隰  
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幘浮淒風尋帷入道  
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崎函方嶮溢狐狸  
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繫俎豆昔

嘗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于戈戢

逸民吟

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洪池迅羽衣  
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霞靉行露未晞遊魚羣戲翔  
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歸嗟哉四士從我者誰

釋奠詩

敷書請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奠崇祀德成教倫孰

云不社

送大將軍掾盧晏

贈物雖陋薄識意在忘告瓊琚尚交好桃李貴往還蕭  
艾苟見納貽我以芳蘭

贈汲郡太守李茂彥

離索何惆悵後會未可希河朔貴相忘岐路安足悲

贈劉佐

要言將誰苦聊以貽友生念我二三賢規我無隱情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張元信